

国家安全、国际声望、核能利用与国内政治 ——伊朗强力推进核开发的动因

高新涛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科研部, 南京 210045)

摘要: 伊朗核开发尽管自1967年起步以来一直波折不断,但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伊朗历任领导人仍不遗余力地持续推进核计划。惨烈的战争记忆、对大国地位的强烈追求、险恶的地缘战略环境、核能利用的经济与环保需求、稳固神权体制与统治地位的国内政治考量,使得伊朗推进核开发的坚定与执着要远远超过其他亚非发展中大国。伊朗强烈的核追求,并非全然是少数战略精英的偏执狂,而是有其合理的安全顾虑、正当的政治抱负、充分的经济理由与长久维护神权体制延续的现实考虑。

关键词: 伊朗;核计划;地缘安全环境;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声望

中图分类号: D37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11)01-0019-08

伊朗核计划是1967年在西方大国的支持下建立和逐步发展起来的。1970年伊朗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NPT),1974年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缔结了全面保障监督措施协议,2003年12月又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40多年来,随着国内外战略形势的发展,伊朗核计划波折不断。但其在不利的国内外环境下始终坚持不懈地推进核计划,其强烈的战略动因何在?伊朗视核计划为强制工具、有用的威慑武器,还是什叶派和波斯文化生存的终极保证?伊朗核开发的抱负与动机究竟是少数战略精英的偏执狂,还是有着比人们通常想象的更为理性的考量?我们试图通过对伊朗核开发动因的细密梳理,洞察伊朗核开发的真实意图。

我们分析伊朗核动因的一个前提与假定是,由于核计划军民两用的模糊性、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历史记忆的惨烈性、波斯文化的独特性、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虽然不能说伊朗核开发的唯一目的是生产核武,但核武开发的前景决不可能不在伊朗战略精

英的考虑之中,而且其执着与坚定要远远超越印度。因此,有必要从伊朗进行中的整个核开发的历史全景中追寻伊朗核计划的动因与意图,唯有如此,才能深刻理解伊朗核问题的实质与要害及其潜在趋向。

一 国家安全的考量

生存是一国发展核武的最根本战略诱因,它是基于对确保一国及其文化的生存必要性的认知。以色列在政治上运用未公开的核能力在其对手心目中创造了一种模糊性威慑力,暗示核武是其“终极的安全保障”。这种对生存的隐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历史上的一些先例,包括大屠杀和阿以战争冲突不断的经历,类似的生存忧虑虽然并不存在于伊朗,但惨烈的历史记忆同样深刻影响了伊朗人的世界观。

我们对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核开发的基本假定是:尽管伊朗称其核计划完全是用于和平目的,并接受了国际核查监督,但伊朗仍有充分的动因追求包括核武的核开发,这主要是基于其危险的地缘战略环境、缺乏可靠的尖端常规武器供应、缺

收稿日期:2010-10-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军事学项目“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07GJ08120946)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高新涛(1973—),男,河南漯河人,法学博士,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科研部讲师。

乏战略盟友。

第一,两伊战争与海湾战争对伊朗安全观的影响。引发伊朗对当前国际秩序进行重新评估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就是20世纪80年代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这场战争在影响伊朗对战略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看法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战争期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命令对伊朗军队和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攻击。据统计,在两伊战争期间,共有10万伊朗军民成为生化武器的受害者^[1]。这使伊朗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受害国。伊朗尽管由于20世纪70年代与美国关系密切而构建了相对现代化的军事实力,但面对伊拉克的化学武器突袭,伊朗人仍发现自身在技术上束手无策,无力慑止伊拉克持续使用化学武器。飞毛腿导弹和实际的空中优势使得化学武器攻击成为战争后期伊拉克偏爱的作战手段,目标直指伊朗的中心城市。1988年春,伊拉克对德黑兰发射了190枚飞毛腿导弹,伊朗声称杀死了5000余人^{[2]59}。伊朗只好请求联合国谴责此类攻击,但并未得到重视。国际社会的软弱和冷漠反应,加剧了伊朗的愤怒与挫折感。作为伊拉克发起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化学武器攻击的受害者,伊朗看到对于这种明显违反国际法的战争行为,却没有任何国家前来援助,或实施对伊拉克直接有效的制裁。实际上,伊朗人突然发现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孤独无助,伊拉克却得到了来自阿拉伯海湾国家的800亿美元的贷款^{[3]15}。

由于八年的两伊战争,伊朗人背负了诸多深远持久的心灵创伤,这直接导致了其世界观的急剧改变。它从中习得的深刻教训,正如一篇题为《伊朗需要核武吗?》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

一是世界是非常险恶的,因此,伊朗必须为任何技术上的突袭(Surprise)做准备。此外,伊朗民族对敌人应当总是做最坏的打算。二是伊朗应当永远不要依赖或希望对手的自制,也不应当期望敌人遵守其国际承诺。三是伊朗依赖来自国际组织的援助或支持是不明智的,必须拥有自己的可靠威慑力。^{[4]95}

由此伊朗习得了自立与威慑的战略重要性。就连美国军方的研究报告也认为:“两伊战争期间对伊朗的国际制裁的教训表明,要在未来避免再度遭受羞辱,自助必然成为伊朗的长期目标之一。这一目标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增加武器生产的国产化与减少

对外依赖。”^{[5]215}伊朗领导人也很快认识到了当进行现代战争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重要性,否则就连国家的生存都会成问题。

伊朗理解战略武器重要性的另一维度,是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所展示的高科技武器的巨大威力。在“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后的几周内,联军迅速迫使伊拉克无条件投降,完成了伊朗历经八年的血腥战争而未果的任务。当伊朗领导人目睹了美军能够精准并迅速击败伊军之后,他们很快认识到全面使用精确制导武器使美国人占尽了优势,也使伊朗领导人理解了和美军打常规战争无异于自杀,其常规军力是无法与美国相匹敌的。此外,如果伊朗军方要打一场常规战争的话,伊朗军队无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严格训练军队学习使用新的武器系统。即便他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美军可能又在发展下一代的新式武器了。正是由于追赶西方现代军事技术的困难,使伊朗认识到他们必须寻找打击或威慑西方军队的不同方式。但是,怎样才能使冲突对敌人而言代价高昂而难以承受呢?如上所述,建立和维持一支庞大的常规军队既不可能,亦不可行。即使化学武器被视为“穷人的原子弹”,但并未慑止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入侵。核武正好是伊朗所能找到的最佳解决办法。许多国家普遍持有的观点是,如果萨达姆拥有核武,事情恐怕就会不同了^{[6]89}。显然,在强权政治依然盛行的当今国际舞台上,核武实质上已成为亚非发展中大国以小博大的战略利器。正如印度著名的核选择战略的倡导者、战略家苏布拉姆亚姆所说:“核威慑已经维持了工业化世界的和平,这使得主要的有核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很难不采取国际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强权的战略。”^{[7]22}

故此,惨烈的战争教训给伊朗领导人的战略思维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开发核生化武器的可行性在两伊战争后很快就提上了伊朗领导人的战略议程。1988年10月,时任议长的拉夫桑贾尼在对一群军官的演说中警告说:“两伊战争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国际法简直如几张废纸。很显然,也很清楚的是,当战争到了危急关头时,国际上的道德说教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国际社会并不尊重自己的决议,对战场上的违法与侵略行为视而不见。我们应当用核生化武器全副武装自己。”^{[3]3-5}显见,两伊战争后,伊朗核开发的重新激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伊拉克的核威

胁与敌对、国际社会对伊拉克使用生化武器反应乏力而引起的。

第二,美国对伊朗的安全威胁。就伊朗及其周边地缘安全环境来讲,伊朗身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的区域之内,不仅周边遍布新生的脆弱国家,而且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军队的包围也被伊朗视为新的战略隐忧。正如墨西哥著名的地缘政治分析家阿尔弗雷多·哈利费·拉默所指出的:“把陆上和海上邻国相加,伊朗共有20条地缘政治边界和切实的军事边界。其中涉及7个核大国、4个敌人(美国、以色列、法国和北约)、2个相对中立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和一个相对友好国(俄罗斯)。伊朗周边4个方向以及海、陆、空都被五花八门的核武器包围,从而不得不采取多维国家安全政策,伊朗的战略制定者们也因此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8]

因此,伊朗对在周边国家的美国军事存在极为敏感。伊朗西北部的土耳其,是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同时又是北约成员国。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土耳其与以色列形成了密切的经济与军事联盟。自从苏联瓦解后,土耳其与伊朗在中亚地区角逐不同的经济与战略利益。在伊朗的东部,有核武装的巴基斯坦,伊朗人口的大多数是什叶派,而巴基斯坦却是世界上最大的逊尼派国家之一,并且巴基斯坦已成为美国坚定的反恐盟友。在伊朗南部,伊朗与几个阿拉伯君主国共同拥有波斯湾。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伊朗与这些阿拉伯国家实现了和解,但仍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这些阿拉伯国家多数还拥有大量的未被完全同化的什叶派少数民族。依照美国中情局的估计,在巴林什叶派占多数,在科威特大约是30%,在阿联酋大约是16%,沙特大约是10%^[9]。多数阿拉伯国家对伊朗什叶派势力的扩张都极为敏感。他们大多与美国形成了稳固的防务联系,视美国为其对抗外来威胁的主要保护者,因而允许美国在其国土上驻军和建立军事设施。

自伊斯兰革命以来,随着美伊敌视日益加深,伊朗周边的美国军事存在必定在伊朗的国防战略考虑中占据重要位置。2001年10月,美军挥师中亚,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不到两年,2003年3月,美军再度出兵海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尽管塔利班与萨达姆都是伊朗的宿敌,但美国也视伊朗为敌,其在伊朗东部与西部边境的驻军使伊朗领导人极为警觉与忧

虑。这一疑虑,到2002年,因与朝鲜、伊拉克一起被美国视为“邪恶轴心”而加剧。不久,美国国务卿赖斯再度称其为“暴政前哨”。2003年5月,伊朗提议就其核计划与美国展开对话,遭到美方的断然拒绝。美国鹰派磨刀霍霍的气势,不绝于耳的“政权更替”的呼声,也进一步加剧了伊朗领导人的危机感与威胁认知。美国鹰派甚至叫嚣使用战术核武摧毁伊朗的核设施,这是伊朗领导人要求革命卫队司令加强军队如何迅速由平时转入战时的研究与训练的重要动因。

美国历史学家波特(Gareth Porter)在一篇题为《美国刺激了伊朗的核政策》文章中引述了两位前中情局(CIA)官员的话说,伊朗的核计划很大程度上是认识到美国威胁的结果;用曾在2000—2005年间为中情局撰写评估报告的比勒(Paul Pillar)的话说,在过去三年里,情报界的主流看法一直是,如果深究伊朗寻求核武能力的原因,来自美国、以色列的威胁是一个重要考虑,尽管不是唯一的考虑。很多报告断言,美国减轻伊朗的安全顾虑将会对伊朗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10]。因此,伊朗政治与安全部门的部分领导人认为,核能力是确保国家独立与政权生存的唯一保障^[11]^[13];获取核能力的目的在于,“慑止美国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欺凌”^[4]^[103]。

第三,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核威胁。尽管起初伊朗的核计划并非是针对以色列威胁的,但伊斯兰革命后出于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意识形态需要,伊朗指责以色列是巴列维王朝专制统治的帮凶,是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由此将铲除以色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伊斯兰革命思想的核心理论之一,伊朗与以色列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伊朗领导人视以色列为中东地区拥有最广泛的核生化武器以及庞大常规军力的敌对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伊朗核能力可以充当抗衡潜在的以色列攻击的威慑武器。由于伊朗拒绝承认以色列,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以色列亦深知其东部临近地区所存在的威胁。早在1992年,以色列战略家与空军首次谈及对伊朗核设施的军事打击^[12]^[81]。由于认为伊拉克受到遏制,以色列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视伊朗而非伊拉克为更严重的威胁国,并不遗余力地警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伊朗转移核技术的危险。1998年5月12日,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扎克·莫迪凯(Yitzhak Mordechai)说,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是地区

稳定的最大威胁,他特别指出伊朗的危险性,“在这一背景下,最大的威胁无疑来自于伊朗,它极力组装能够达到我们领土上任何目标的导弹,生产自己的核武”,伊朗获取核武的努力必须受到以色列强有力反击^[13]。不久,以色列工业与贸易部长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再度要求俄罗斯总理基里延科(Sergey Kiriyenko)承诺,俄方将不向伊朗提供导弹技术^[14]。以色列特别担忧的是伊朗发展能运载特殊弹头的远程导弹,“一定不能让伊朗拥有核弹,因为他们已拥有了将核弹投送到以色列心脏地区的手段”^[15]。鉴于以色列1981年成功摧毁伊拉克奥斯维拉核反应堆的先例,伊朗领导人也对以色列的军事准备高度警惕。2004年7月5日,伊朗国防部长沙姆汗尼(Ali Shamkhani)中将告诫说,一旦受到攻击,伊朗将放弃其一切核承诺,并全力反击;伊朗已经形成了本土的核能力,它将是无法摧毁的^{[16]8}。

总之,伊朗的安全环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伊朗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也在变动中,但自两伊战争以来,强力推进伊朗的核计划已经成为伊朗的国家战略而非政府行为,且未因政府的更替而中断。究其原因,在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惨烈的战争记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教派与意识形态争议,还有20多年来美国的各种外交与经济制裁,使伊朗始终处于忧患之中。特别是自“9·11”事件以来,美军在伊朗周边的投棋布子,中东唯一的核武国家以色列为维护其在中东的核垄断而对伊朗的核设施虎视眈眈,使伊朗的安全形势并未因伊拉克与阿富汗两个对手的削弱而显著改善。

二 国际声望的追求

应当说,无论是核能还是核武,它们都是当代国家现代性的重要象征。因而,作为具有近5000年悠久历史、超凡智慧、独特战略地位、优越的资源禀赋、悲惨孤独的历史境遇的文明古国,伊朗对于核技术的追求具有更为强烈持久的动力,这是其他亚非发展中大国所无法比拟和体会的。正如2004年因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波斯湾”改为“阿拉伯湾”所引发的伊朗抗议浪潮所显示的那样,“我们保持这种自豪感已经数千年了,对伊朗人来说,声望是非常重要的”^[17],当时伊朗总统哈塔米的一位顾问说。因此,伊朗的核计划与核技术承载着伊朗民族重新崛起为主导性地区大国的远大志向与抱负。

首先是追求更大的地区主导权。伊朗是一个具

有多样的民族、文化与地理的国家。除了西部的库尔德族和北部的阿塞拜疆族人口稍多之外,伊朗大部分人口是什叶派穆斯林和波斯民族。就波斯传统的自豪感而言,伊朗人视他们的国家在中东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波斯历史跨越2500多年,波斯帝国的版图曾东达印度,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达里海和黑海沿岸,南至埃及,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而今,至2009年,伊朗人口约达7400万,超过2/3人口在30岁以下,识字率达86%^[18]。波斯帝国的辉煌,连同伊朗的地理位置、规模、人口等,都向伊朗领导人昭示了他们的国家真正应当成为这一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并且至今仍然肩负着这样的使命^{[19]241}。

很少有分析家怀疑伊朗追求“建立一个由伊朗而非阿拉伯国家主导的泛伊斯兰集团”的企图。伊朗理想的未来中东战略图景是“伊朗应当在那些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各种政策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地区性的联合反美阵线”^[20]。正如伊朗前驻德大使穆萨维(Hoseyn Musavian)所坚信的:“伊朗是这一地区的强大国家,并且目前在伊斯兰世界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它是一个文化与政治上的超级大国……这样的国家是无法被排斥的。”^[21]美国一位分析家也指出:“伊朗作为这一地区的最大国家,具有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潜能,不管这种作用是好的还是坏的。”^{[22]931}因此,这种伊朗作为天然大国的观念深刻影响着伊朗的核认知,使得伊朗战略精英对核计划的追求背负了更深层的政治与宗教情结。在伊朗宣布已成功生产出纯度3.5%的低度浓缩铀之后不久,2006年9月,一位接近最高领导人的保守派记者莫汉比恩(Amir Mohabian)评论说,伊朗在今后50年的命运是要领导一个能够与美国、欧洲和中国竞逐全球影响力的穆斯林集团,“美国是超级大国,但这不是永久的。很可能穆斯林集团能够成为超级大国集团之一……我们应当做好准备”^[23]。

民族自豪感和20多年的革命意识形态,使得伊朗很难接受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或者重新回到类似巴列维国王时期充当美国在中东代理人地位,也很难接受自身在穆斯林世界无足轻重的孤立地位。伊朗强烈的宗教使命意识与什叶派穆斯林的少数地位,使伊朗领导人在核开发方面有着更为强烈而持久的动因。

其次是追求更大的国际发言权。在当前的国际

核体系中,伊朗也强烈反对将国家划分为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并且有核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具有更大发言权的做法。最为明显的实例是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是核大国,这决非偶然。伊朗政府经常将自身视为穆斯林世界的领导者和所有伊斯兰国家效法的榜样,追求所谓的“伊斯兰核弹”有其内在的战略逻辑。

印巴核试验之后,伊朗国内在讨论核武的战略功用时,有人认为,在论证追求核武的正当性时,没有必要具体指明哪一个国家为敌人,他们的效用实际上体现在其它地方,如一种威慑武器与平衡器的作用,“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冷战期间核威慑的历史和两极体系的主导地位,我们就会明白,部署核武不一定是为攻击或找到了敌人,而是由于这些武器具有的可信度,并将在全球层面得到体现,其重要性体现在对国际谈判中讨价还价与增进国家利益给予的支持”^{[24]46}。伊朗前首席核谈判代表鲁哈尼就曾认为,伊朗的核能力已使它获得了以其他方式永远不能获得的让步,“在伊朗获得核技术之前,他们一直拒绝这些让步,他们不打算接受它们”;他引述在过去15年里伊朗与西欧国家谈判的例子说,由于巴黎协议的结果,伊朗已经获得了重要让步,诸如“和平利用核能”,欧洲在“经济、安全和技术领域”对伊朗的援助,以及获得了世界贸易组织观察员的地位^{[25]11}。

第三是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象征。伊朗核计划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巴列维国王时期。在巴列维的全力支持下,伊朗的核电与核研究成为了现代化的象征,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源泉。伊朗视核计划将会恢复伊朗的科学荣誉感,这一荣耀可以追溯到作为中世纪的世界知识中心的波斯帝国时期。2006年1月3日,就在伊朗宣布恢复铀浓缩的前几天,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勉励学生努力学习以恢复伊朗作为“科学之母”的历史地位。2006年夏,面对西方制裁的压力,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警告,美国对伊朗的任何威胁将危及世界的能源供应,并宣称伊朗从未发起过战争,它唯一意图是建设伊朗成为一个精神和物质繁荣的国家,“我们想让伊朗成为所有其他国家的榜样”^[26]。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核开发的强力打压,只能使许多伊朗战略精英认为,伊朗努力获取核技术是一项重要事件,类似石油国有化的运动^[26]。

三 核能利用的需要

而今,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质疑伊朗核计划意

图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石油储量居世界第三位和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二位的伊朗有如此丰富的油气资源,根本就不需要核反应堆,因此其核计划必定是要用于制造核武。

其实,这如果不是一种极为肤浅的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陈词滥调,那么就是一种基于自身战略考虑的蓄意扭曲。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包括英国、俄罗斯,但核能是其能源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德国、法国、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尽管能够进口大量石油,但仍未放弃核能。就伊朗而言,美国认为伊朗不需要核能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尽管伊朗确实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也需要替代的能源来源。伊朗需要替代性的能源来源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从经济、社会还是环境保护的考虑。

第一,伊朗石油生产面临巨大压力。伊朗现有的60多个主要油田中,多数老化,其中一些还行将报废。由于多年的政治孤立、战争和美国的制裁,伊朗石油工业失去了必要的投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石油生产。一份研究报告表明,60个油田中有57个需要大修,这大约需要15年时间,投资400亿美元。2005年,伊朗石油产量占世界份额5.1%,远远低于其所占世界石油储量11.5%的份额。伊朗外汇的80%、年度预算的45%来源于石油收入,因此石油出口是伊朗政府的生命线。没有石油的出口,伊朗政府的税收、出口和GDP都将崩溃。这给伊朗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

第二,国内消费需求急剧增长。随着经济与人口增长,伊朗对能源的需求也剧增;迅速的城市化,也助长了能源需求与巨额能源补贴费用的上升。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伊朗的石油消费量一直以8%的年增长率上升,因此,石油出口已经受到国内需求增长的限制。1995年,伊朗国内的原油消费量是每天129.2万桶,2005年增加到165.7万桶,上升了35%,占当年石油总产量的41%。1995—2005年间,伊朗石油消费增加了28%,石油产量增加了8.1%,出口降低了2.5%。尽管过去10年,天然气生产已经迅速增加,但仍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国内需求,一小部分不足只好通过进口来弥补。目前,伊朗已经成为汽油和其它石油精炼产品的重要进口国。因此,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斯特恩(Stern)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可以说,伊朗像正在两

头点燃的蜡烛,它在产油量越来越少的同时,消费量却越来越多。”^[27]

第三,伊朗铀矿资源丰富。伊朗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据估计是 960 亿桶,据估计已探明铀矿储量的发电能力可以相当于 450 亿桶石油,因此,核能发电具有充足的资源基础与巨大的经济潜能。

第四,核能发电的环保效应不容低估。反对伊朗利用核能的西方国家的一些专家的主要观点就是,伊朗拥有异常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因此利用核反应堆发电是不经济的。为了支持其观点,这些专家通常引用有关研究说,完成伊朗布什尔核反应堆建设的成本将是每千瓦 1000 美元,而燃气发电的成本只是每千瓦 600—800 美元。但是,这种计算方式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首先是可以利用天然气生产高附加值石化产品;其次是为未来的伊朗人民保留天然气储备,以使伊朗在 40—50 年之后处于欧亚主要的能源供应者的有利地位;再次是避免了燃烧天然气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与温室效应,传统的“对利用油气资源发电成本的典型评估是仅仅基于他们的市场价格。然而,这些价格仅反应了生产油气和将它们输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成本。但是消费油气的部分成本并未直接反应在我们的能源帐单上,尽管这样的成本是隐形的,但是现实存在的。……仅仅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达 500 亿美元,其中的主要元凶就是化石燃料,即作为我们主要能源来源的油气资源”^{[28][36]}。如果考虑到这些成本,那么利用油气发电的成本将远比通常引用的纯粹商业评估要高,与利用核能发电的成本不相上下。核能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其持续的电力短缺,也无法解决伊朗所有的污染问题,但它们毕竟代表了伊朗在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四 国内政治的考虑

伊朗神权体制与民主体制的合而为一,使伊朗的核开发进程弥漫着时起时伏的权力斗争色彩。但与西方许多观察家的评估相反的是,伊朗各界对掌握核技术已形成了广泛共识,无论是强硬派还是温和派、保守派还是改革派皆认为,掌握完整的核燃料循环技术是伊朗不容放弃的权力,它是一种不容挑战的国家战略,不会因政府的更替而有根本性的改变。总统是伊朗民选的最高行政长官,因而其核政策与核外交的走向对其国内的政治支持度具有一定影响。伊朗最高领导人和总统为了自身权位的稳

固,在核开发问题上不能不关注国内民众的利益诉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虽非决定性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伊朗核开发的进程。

事实上,早在哈塔米以 70% 的支持率高票当选总统的第一任期(1997—2001)内,伊朗政府在核开发上就不断投入巨资。1995 年,伊朗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协议金额为 8 亿美元的购买核反应堆与 2000 吨铀的合同^[29]。1998 年,俄罗斯同意将布什尔核电站的建设规模扩大到增建 3 座 640 兆瓦的反应堆;这样,布什尔核电站的建设费用将达 45 亿美元^[30]。自从 1987 年以来,伊朗一直试图从瑞典、德国、俄罗斯和中国购买用于铀浓缩的气体离心机,伊朗政府也试图从多种渠道进口可用于从乏燃料中分离铀、生产铀黄饼与核燃料的技术。这些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伊朗追求昂贵核计划理由的怀疑。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 2001 年 2 月在一家法国报纸上所讲的:“在 1977 年伊朗人均收入是 2450 美元,按同比价格计算,这等同于 2000 年的 1 万美元,接近于西班牙。而目前伊朗人均不足 1500 美元,接近于加沙地带。”在 2001 年的一份报告中,伊朗统计中心宣布,15% 的伊朗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其他的大部分人勉强维持生计。显然,伊朗经济增长乏力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即便如此,伊朗发展核能的合法权力仍受到了多数人的鼎力支持。6 月 1 日,175 名议会代表致信哈塔米,要求政府发展核燃料循环,包括铀浓缩,强力表明伊朗决不会永久冻结核活动的决心^[31]。

这就是尽管伊朗经济发展乏力,哈塔米仍然斥巨资强力推进核计划与尖端武器研究的深层背景与内在动力。这导致了美国学者疾呼,来自伊朗改革派的信息表明哈塔米不再是欧美的同路人,不是真的实施改革,哈塔米的信条似乎就是“说话轻柔,同时伊朗在准备大棒”,西方政策应基于现实而不应想入非非^[32]。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经济问题会极大影响伊朗的核认知。伊朗自从伊斯兰革命以来已经遭受了多年的制裁,但在油价高企的时代不可能对伊朗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在宗教保守势力的强力推动下,在长久积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刺激下,在事关国家安危的国家安全问题上,任何一位总统都不会也不敢漠视战略精英与普通民众的情感,推进核开发已经成为伊朗不容质疑的国家战略。

在 2005 年的伊朗总统选举中,主张社会公正,提出要把石油收入体现在百姓餐桌上的内贾德,出人意料地以绝对优势战胜前总统拉夫桑贾尼,这反应出伊朗人民更为迫切要求经济重新分配的公正性,而不仅仅是政治与文化上的开放。然而,尽管内贾德具有改造伊朗社会的雄心壮志,但是由于保守派中的既得利益者很难放弃其根深蒂固的特权,和总统改变国家经济状况的权力相对有限,使他像其前任哈塔米这位曾在国内外被寄予厚望的政治家一样,无法充分施展自己强调的实现社会公正的政治抱负,这导致对他表示不满的声音此起彼伏。事实上,伊朗经济的诸多问题是长期僵化的神权体制造成的,不能一概归因于总统的失策。伊朗经济的痼疾非短期之内所能解决,而面对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内贾德需要利用在核问题上貌似过激的言行激起国际的敌视与攻击,以恢复核活动作为其反抗西方的象征,从而为排除种种阻力推行自己的国内政策创造有利的环境。而且,伊朗核技术的迅速突破,已经被内贾德塑造为民族主义和伊朗复兴的象征,而美国则是在“想用核问题把我们搞垮”。伊朗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让步,西方会得寸进尺,在其他问题上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获取完整的核燃料循环技术上,伊朗绝对不能作出让步。因此,内贾德刚刚当选,其竞选班底就表明了会在核问题上采取更进取的立场。一名竞选办的代表说:“我们应该以攻为守,应该采取更进取的核问题策略”,这预示了内贾

德核政策的激进化趋向。

尽管一些自诩见过世面的伊朗人将其称为“土包子”^[33],2005 年下半年,内贾德针对美以勾结扼杀伊朗核计划的愤激之词——“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大屠杀纯粹是一个神话”的狂言,实质上是深思熟虑之举,意在争取国内支持。内贾德的反美反以言论赋予了内贾德这位在伊朗政治体制中处于弱势的总统以新的活力。美欧的强烈反应以及伊朗核问题被提交安理会讨论,美国公开呼吁“改朝换代”,导致了伊朗国内要求伊朗实现“民族团结”的强烈呼声。特别是西方的制裁,对伊朗政权损伤甚微,反而会增加强硬派对国家的控制。前任总统哈塔米在外交上的温和姿态,使他在保守派眼中成了听从西方指挥棒的“美国走狗”;强硬派指责那些批评政府核政策的人在面临外部威胁如此危急的关头破坏了国家的团结,一位强硬的保守派教士甚至指控批评者“在敏感的时刻已经加入了做敌人帮凶的行列”^[34]。

因此,正如一位伊朗外交官所表示的:“核能技术已经上升到了关乎民族尊严的问题,伊朗的政治派系在其他政策上或有较大分歧,但在核问题上没有人敢说伊朗应该放弃提炼核原料的权力。”^[35]这充分显示了伊朗领导人的价值观:核计划并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是政权稳定的核心基础和寻求地区主导权的工具。这一点或许是伊核危机与朝核危机的不同之处。

参考文献:

- [1] Scott Peterson. Lessons from Iran on facing chemical war[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19, 2002.
- [2] Kemp, Geoffrey. *Forever Enemies: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M].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94.
- [3] Yaphe, Judith, and Schake, Kori.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 Nuclear Armed Iran* [R].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0.
- [4] Chubin, Shahram. Does Iran Want Nuclear Weapons[J]. *Survival*, Vol. 37, No. 1, Spring, 1995.
- [5] Kemp, Geoffrey. Assessing the Iranian Threat[C]// *Fighting Proliferation: New Concerns for the Nineties*, edited by Henry Sokolski.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FB), Ala.: Air University Press, 1996.
- [6] McGeorge Bundy.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Gulf[J]. *Foreign Affairs*, Fall, 1991.
- [7] Kathleen C. Bailey. *Doomsday Weapons in the Hands of Man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 [8] 阿尔弗雷多·哈利费·拉默. 伊朗遭遇 6 个国家和北约的核包围[N]. (墨西哥)每日报, 2009-12-16.
- [9] CIA World Factbook: 1998[EB/OL]. [2008-10-23]. <http://gutenberg.elib.com/gutenberg/ext99/world98.txt>.
- [10] Atul Aneja. Nuclear Issue and Iran's Domestic Debate[N]. *Iran Daily*, February 25, 2006.
- [11] Chubin, Shahram, and Litwak. Debating Iran's Nuclear Aspirations[J].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2003.
- [12] Shahram Chubin. *Whither Iran? reform, domestic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R]. Adelphi Paper 342. Oxford: Inter-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 [13] Mordechai Views Elements Necessary to Safeguard Future[DB/OL] . FBIS Document FT S19980512001371, May 12, 1998.
- [14] Sharansky Russian Aid To Iran Must Stop Within ‘ Weeks’ [DB/OL] . FBIS Document FTS19980522000319, May 22, 1998.
- [15] Labor MK Sneh Calls for ‘ Preemptive Strike’ on Iran[DB/OL] . FBIS Document FT S19980927000038, September 27, 1998.
- [16] Babak Gani. *Conservative Factionalism& Iranian Nuclear Strategy* [R]. United kingdom: Defense academy, 2005.
- [17] Megan K. Stack. Iran’ s Anger over a New Map Magnifies a Perception Gulf[N] .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2, 2004.
- [18] Irar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ome page[EB/OL] . <http://en.wikipedia.org/wiki/Iran>.
- [19] Graham E. Fuller.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The Geopolitics of Iran* [M] .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 [20] Commentary on US, USSR, Turkish “ Plots” [EB/OL] . FBIS NC1111060591. Tehran Abrar, Nov 2, 1991.
- [21] Comments of Amb. Hoseyn Musavian as quoted in Tehran IRNA[DB/OL] . FBIS LD2108085395. Aug 21, 1995.
- [22] Shahram Chubin. The Persian Gulf: Security, Politics, and Order[C]// *The Global Century: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eds. Richard L. Kugler and Ellen L. Frost. Washington, D.C.: NDU Press, 2001.
- [23] Anne Barnard. Iranians debate parameters for global role[N] . *The Boston Globe*, September 5, 2006.
- [24] Farideh Farhi. To Have or not to Have? Iran’ s Domestic Debate on Nuclear Options[C]// Geoffrey Kemp, ed. . *Iran’ s Bomb: American and Iranian Perspectives*. Nixon Center, March, 2004.
- [25] Babak Ganji. *Iranian Nuclear Politics: Change of Tactics or Strategy* [R]. Camberley, UK,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Defence Academy of the United Kingdom, November, 2005.
- [26] Babak Ganji. *Iranian Strategy: Factionalism & Leadership Politics* [R]. March, 2007.
- [27] Iran: U. S. Expert Predicts Oil Export Crisis Within A Decade[EB/OL] .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January 12, 2007.
- [28] M. Sahimi.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ssil energy resour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C]// *United States-Third World relation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edited by A. P. Grammy and C. K. Bragg.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1996.
- [29] Iran, Russia Agree On \$ 800 Million Nuclear Plant Deal[N] .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9, 1995: A18.
- [30] Thomas Nilsen. Three New Russian Reactors for Iran[N] . *The Times*, December 1, 1998.
- [31] 175 Majles Members Urge President Khatami to Pursue Nuclear Activities [EB/OL] . FBIS Document IAP20050601014037. Islamic Republic News Agency, June 1, 2005.
- [32] Michael Rubin. What are Iran’ s domestic priorities[J] . *Meria*, Volume 6, No. 2, June, 2002.
- [33] Iranian election[EB/OL] . The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uesday, June 28, 2005.
- [34] Bill Samii. Iran: politicians seek unity amidst nuclear standoff[EB/OL] .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March 18, 2006.
- [35] 朱凯迪. 听听伊朗民众怎样说[EB/OL] . [2006-04-27] .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8128>.

[责任编辑: 凌兴珍]